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 第二十八回 半老佳人學密約 雙盲才子赴幽期

色如老女色何觀，情到盲兒情亦關。強解風流時世輩，盲兒老女可同看。

卻說香兒房內，除綠雲、紅雨、彩蕭、芊芊、貝錦外，還有上宿的兩人：一個是車載之母，一個是李名之妻。李名死後，康夫人就令在裡面居住。只有個姪兒，李寡婦常去看望。這寡婦年近五十，容顏雖老，而態度猶存。常見耿朗、香兒恩愛纏綿，就打動他兒女心腸。至耐不過時，便用角先生頂缸。這日正值八月十六日，耿朗從東角門走出。宿酒未消，倦容滿面，寡婦撞見，因想到昨夜在二娘房裡酒後之色，不知如何暢滿，便立在角門邊胡想。誰知夢卿直坐了一夜，早間耿朗醒來，記得昨夜嘔吐，而衾褥鮮好，並無一些污染。夢卿往東裡屋梳妝去時，耿朗下牀，偶立在北邊牀前，聞得有些酒氣。揭起褥子一看，下面迭著件蔥綠新繡夾衫，一條項帕，俱是吐污了的。

北套間內，又卷著一副衾褥，亦是一派酒氣，心內大覺不安。走到外間屋裡，坐在牀上。夢卿走來，耿朗只恐又有諫勸言語。不想夢卿連昨夜一字不提，只顧問茶問水。原來耿朗妻室既是五房，而情形亦不一般。若遇耿朗有過，雲屏是在勸不勸之間。

愛娘雖亦常勸，但加上些耍笑，又象不甚勸的光景。香兒彩雲全不知勸。惟有夢卿，事事皆勸，以此耿朗又愛聽又怕聽。然夢卿亦漸次覺得，故自此不再勸了。當時耿朗梳沐已畢，呷了些醋筍湯，看過康夫人，復到夢卿屋裡倚枕而臥。雲屏、愛娘、香兒、彩雲一齊走來，坐了半晌，飯後方散。香兒回到屋裡，李寡婦迎著道：「大爺今日病酒，聽說昨日吐了半夜，二娘房內的都不曾合眼。」香兒咧一咧嘴，道：「我不信！二娘臉上為何全無倦意？且是紅白得好看。」李寡婦聽了，便低低道：「連春大姐亦有些發福。」香兒道：「人走時運馬走膘，時運既來，安得不好？」李寡婦道：「不但他一個，連上宿的眾媽媽、梁嫂，亦都有起色。」香兒笑道：「一人有福，托帶滿屋。你既愛慕，何不換了過去？」李寡婦道：「哎呀！奶奶是何樣待我，我敢壞了良心？除非象彩艾、彩蕭那一種無志氣的，才有那朝秦暮楚的想頭。」香兒道：「這山望著那山高，有要去的，便隨他去。」李寡婦道：「人無千日好，花無百日紅。男子們性情那個是拿得定的？」香兒笑而不語。李寡婦又大聲道：「奴婢要告幾日假，去看看姪兒，又恐奶奶屋內少人。」

香兒道：「但去不妨，只不可貪戀著野狐老多遲日子。」於是李寡婦於十七日便去看姪兒。住了兩日，姪兒出外，姪婦歸寧，李寡婦遂替看家。午間小解登東，聽得牆外亦有洩溺聲音，腳登牆磚望外看時，卻是個失目男子，立著小解。其物壯大，偉然可喜。目觸心動，勃然興作。回至屋裡，正無聊賴，忽聽街上三弦聲，急隔門張望，那算命先生正是小解男子。一時情迷，便托算命，將瞎子喚入屋內坐下。那瞎子問明八字，推算一番，無過說些月令平常，小人不足的套話。算畢，李寡婦送一杯茶來。瞎子接茶，正摸著寡婦的手，滑軟不干。再察口音，就知年齒亦不甚老。茶畢，寡婦給與命禮錢文，卻落了兩個在地下。瞎子彎腰亂摸，東一把，西一把，正摸著寡婦的腳，纖細堪足一捻。

寡婦反笑道：「好先生，看我家無人，竟敢調戲。」瞎子見如此光景，乃挑道：「小子雙瞎，不知迴避，該死該死！還求娘子施恩，有登東處，借重片時。」寡婦又惱道：「好先生，望婦人家說這些事，益發沒了道理！」因走至瞎子背後，揪住衣領要打。瞎子順勢一仰，將寡婦撞了一交。寡婦力微，手足亂動，兩條大腿，正夾著瞎子脖項，落了頭巾。瞎子用力一挺，恰好撞著李寡婦小肚，又好笑，又好痛，因道：「先生起來，這是甚麼樣子！」瞎子聽得，益發在寡婦身上亂滾，只道夾壞了脖項，弄得寡婦鬢髮、鈕釦、裙帶、弓鞋，大半散落，週身俱被摸索。及至乘便立起，瞎子還在地上摸頭巾。寡婦向後一閃，不防被矮凳一絆，兩足朝天，一背向地。瞎子摸至凳旁，撞著軟屁，即騰身而上，正好合了格式。寡婦因央道：「先生起來，有話商議。」瞎子又象耳聾，寡婦用力推開，還沾了滿褲襠穢物。因道：「彼此有情，何必心急！且大晴白日，開門張戶，萬一人撞見，如何措處？」瞎子道：「是，是。但小子自幼從無嘗此滋味，求娘子可憐則個！」寡婦道：「你走百家門，大街小巷，豈有不知？物理人情，豈有不曉？約你今晚起更後來，人不知，鬼不覺，可享終宵之樂。且定個後會之策，豈不更好？」瞎子大喜，連連應允，急急整理衣巾、三弦、明杖，臨行約下咳嗽為號，又抱住李寡婦，沒好沒歹親了幾個嘴，方一步步走去，李寡婦目送一程。

到得晚間，收拾衾褥，洗沐下體，長在門縫中張望。起更多時，尚不見來。因恨道：「瞎業障！終不濟事。早知如此，到不如白日任他弄了。」又轉道：「或是路遠也未可知。」等了一會，已交二鼓，便蹲在地下。忽然抬頭，瞎子已在面前。

才待怪他來遲，突地往後倒仰，一跌驚醒，卻是一夢。是一個大黑貓從身下鑽去。立起身來，聽了聽街上，業經三更，又急又氣，又憐又罵。欲要去睡，且又難捨。原來那瞎子回到寓所，晚飯之後，托付同伴換上衣服，拄著明杖，走至大街，已是掌燈時候。人馬喧雜，被西瓜皮滑了一個筋斗，將頭巾跌落。急切尋不著，只得露著頭，尋那走熟的便路小巷而行。又錯走在泥裡，將一支鞋陷了進去，撈摸不著，又只得光了一支腳，一步步漫走。誰知以南作北，以東作西，白走了許久，將近二更，路旁惡狗攔道，瞎子用明杖去打，反被狗將明杖咬奪了去。瞎子急得亂嚷，比及街坊上人出來指明路徑，已是二鼓。又無明杖，不敢快走，七曲八折，剛然穿到大街，又被一家醉漢撞了一個仰面朝天。

瞎子受了一肚悶氣，又被這一撞，就要借端訛詐，便兩手捧了小肚，大罵道：「誰家賊根畜生，奪去鞋帽，還踢命根，金吾衛都不拿人！」那漢被訛，酒怒大發，迎面一掌，瞎子便倒。那漢亂打，將衣服扯得粉碎。前番踢命根是假話，今番踢命根是真情矣。瞎子昏臥於地，醉漢一溜煙從小巷中走脫。及至甦醒轉來，漏聲已交三鼓。是時金風作冷，玉露生寒。帶劍誥奸者連類而至，擊柝警夜者結伴而來，便要拿瞎子犯夜。瞎子哭訴前情，一齊笑道：「你既作生意，豈不知這條路是走不得的？這條路自元末以來，乃奸人惡鬼出沒之場，我們還成群打仗的來往，你一個瞽目之人，如何走得？不傷性命，就是萬幸矣。跟我們來，且在鋪房中息宿，明日回家，免得犯禁。」

瞎子無奈，只得依允，咬牙忍痛而行，時已四更了。再說李寡婦在門前守至五更，不見他來，只得進了屋子。瞽先生既不可得，少不的又要借重那角先生矣。雖非鼓角齊鳴，軍威大振，而角聲嗚咽，亦只有進無退而已。悶悶的住了數日，姪婦回家，方才轉來，仍舊服事香兒。起初李寡婦之用角先生不過於情不能過時偶用一兩次，至遇瞎子勾情以後，便情不自禁，夜夜都離他不得。一日失於檢點，被紅雨摸著，問起原由，李寡婦恐怕唱揚，說了多少妙處。紅雨不信，李寡婦便借與紅雨試用。於是兩人帶角先生

在身邊，從此互相雌雄，遂成莫逆。

這一來有分教：啟憤怨於同群，淫聲畢露。擅權威之獨斷，醜態彌張。